

嘉善记忆

拷(音)麦泥,捻河泥,老底子冬季的农活,现在少见了。拷麦泥是嘉善方言,即敲麦泥。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鱼米之乡的银嘉善,如鱼得水,发展飞速,日新月异,传统农业迎来了蝶变。现如今,冬天到乡村去走一走,看一看,远远望去,一栋连一栋的大棚在阳光下十分显眼。大棚里,没有瑟瑟的寒冷,只有温暖的惊喜与收获。老底子“抱着火炉吃西瓜”的稀奇事,现如今成了家常事,隆冬也不再萧疏。

老底子计划经济,农业以粮为纲,善于精耕细作的嘉善,绿色过冬“三熟制”,即使朔风凛冽的寒冬,农田里也是一望无际的绿色,麦子、油菜与草籽花等正是冬天农田里绿油油的主角。

记得我当知青那时,每年收割了晚稻,就开始播种麦子、种植油菜等冬季作物,即俗称的“秋收冬种”。秋收冬种,虽然不像“双抢”(夏季抢收早稻和抢种晚稻)那么“六进六出”(清晨六点的工,傍晚六点的收工)的紧张与忙碌,但也十分紧凑,晚稻收割了以后甚至来不及脱粒,在生产队的工场上直接就堆成了临时的高高的稻堆;或就地整齐地码在田岸(田埂)上,叠成一排排临时的小稻堆,先腾出田块,抢时间播种冬季作物。“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正是那时流行的歌曲与丰收景象的写照。

秋收冬种后,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冬天。隆冬时节,农事少了,相对清闲了许多,农田里的农活主要是田间管理和为下一年春播备耕,此外还有利用冬季农闲兴修水利与加固灭螺带等。此时,男劳力做捻河泥、挑河泥、搞小塘泥(音,即做小塘泥)、挑粪挑猪灰(猪粪)等冬季积肥备耕的农活;妇女劳力则做拷麦泥、施肥等冬季田间管理的农活,以及做灭螺带等。拷麦泥、捻河泥、挑河泥(也称挑水河泥)等,这些农活虽然不同,但都是与隆冬时节密切相关的重要农事。

在稻田里种麦,一般不需要翻田(翻耕)。收割了晚稻以后,直接在稻田里播撒麦种,每间隔两米左右纵向开沟,形成垅头(纵向的一畦畦田块),以利排水。开沟挖出来的泥土,分散在两边刚播撒了麦种的田野里,覆盖在麦种上面。此时,稻田就变成了麦田。冬天的麦,生长缓慢。等到光秃秃的麦田绿了,麦苗两三寸长了,作为冬季田间管理的农活——拷麦泥登场了。

拷麦泥,其实很简单,一看就会做。拷麦泥就是把麦田里成块状的泥块拷碎(敲碎),拷成粉末状或小颗粒状,从而使拷碎的泥土能够覆盖麦苗根部,起到固本又保暖的作用。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劳作,却是冬季麦田管理中不可或缺农事。记得我当知青时,老农说,拷麦泥就是给麦苗捂捂结(嘉善方言,意为固本保暖)。仔细观察发现,确实如此。刚刚收割了晚稻的稻田里,湿度较高,开沟挖出来的泥土又黏又湿,拷不碎,只能戳戳散,覆盖在麦种上的泥土大多呈块状,少有小颗粒泥土;许多麦苗虽然已经扎根在了田里,但根部四周却十分空虚,很多仍然裸露在泥块的空隙之间。拷麦泥,就是利用冬季雨水少,尤其是经过了冰冻以后,泥土干裂松散,将其拷成粉末状或小颗粒,使泥土完全覆盖在麦苗的根部,起到保暖与护苗的固本作用。

老底子拷麦泥有专门的农具,叫“麦薅锄”,也叫“拷麦薅锄”。麦薅锄,在一根长长的竹子把柄顶端安装一段粗粗圆圆的实木,形同一个大的“木榔头”

(木锤子)。虽然用这种木榔头拷麦泥,受力面积大,效率也高,但其用途单一,平时放在家里似乎有点碍脚碍手。我当知青时所在的生产队里已经很少使用麦薅锄拷麦泥了。那时,生产队里大多数人喜欢用铁搭拷麦泥。拷麦泥时,将铁搭的齿尖向上,用铁搭的薅头拷麦泥。用铁搭薅头拷麦泥,虽然受力面积小了点,但同样有效,且一件多用,方便实用,尤其是经实践证明能达到拷麦泥一式一样的功效。

拷麦泥,人站在麦田里,踩踏在麦苗上,不管是用铁搭薅头拷麦泥,还是用麦薅锄拷麦泥,都不可避免地伤及娇嫩的麦苗,甚至将麦苗拷断。记得我第一次拷麦泥,用铁搭薅头拷下去,记记(嘉善方言,即次次)拷牢(打到)泥块,也同样拷牢麦苗,看看周围的老农也是如此。我十分不解地请教,得到的答复是:“放心吧,只要不是穷西穷活(嘉善方言,意为使劲与拼命)地拷,寒里(冬天)的麦苗是拷不煞(死)的。”不仅如此,拷麦泥的劳作过程中,对于麦苗的适度踩踏与敲打,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好处,那就是能够有效促进麦苗的分蘖以及抑制麦苗的过度生长,确保冬藏,从而起到意想不到的功效。没想到,拷麦泥,简简单单的“省力工分”(轻农活)里面,竟也积淀了这么多农事经典。我自然放开了手脚,大胆地拷麦泥了。

据了解,在我县一些地方还有用石轱碾压麦泥的。用一个长长圆圆的石轱,两端连接绳子,由人力拉动,使石轱在麦田里滚动碾压,碾碎了泥块,压实了根部,抑制了麦苗的过度生长等,同样起到了拷麦泥的功效。

农时环环相扣,农活时时紧跟。记得正当我们在麦田里拷麦泥时,河面上的一条条赤膊船(指没有船篷的光秃秃的船)上,正忙着捻河泥哩。

我县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近15%面积是水域,河网密布如织,河道是老底子的交通要道,人们历来有依水而居的习俗。村落里的浜溪荡漾等,水流较缓,水草生长,生活洗涤,加上雨水冲刷等,河床上容易堆积淤泥。淤泥,即河泥,是河浜里的沉淀物,更是绝佳的有机肥。捻河泥不仅可以积肥,还有疏浚河道的功效,是一举两得的善举。老底子,清澈的河浜,鱼翔浅底,树荫下,河埠头,淘米汰(洗)菜汰衣裳……鲜活静美的水乡风光中,自然少不了捻河泥的一份功劳。隆冬时节,冷冷清清的河面上,三三两两的赤膊船,高高耸立的捻杆,屹立在寒风中的老农……水乡农村冬天里的这道独特风景,恍如一幅素雅的水墨画。

沉积在河床上的河泥,呈厚厚的泥浆状,像面糊,属半流质。捻河泥,就是要将这些淤泥捻上来。而要将这些半流质状的河泥捻上来,并非易事,需要船只、专门的捻具和技术型的劳力等。捻河泥的捻具是捻筲,捻筲上连接着两根长长的捻杆。捻筲的模样就像合在一起的两只竹编的畚箕,宛如一只巨大的河蚌;捻筲在捻杆的操纵下,轻松自如地张开、合拢,就像一只长长的机械抓手,十分灵活。像河蚌模样的捻筲,扁嘴扁脑,模样虽不难观,却十分有用。早期的捻筲大多用竹篾或细棕绳编织而成,后来由耐腐蚀性更好的尼龙编织。编织而成的捻筲,像一只巨大的抓手,既能够夹住河泥,又能够在提上来的时候最大限度地沥去其中的水分。

“捻河泥”,老祖宗发明的这个“捻”字,太形象、太贴切了。“捻”,即用手搓、揉、捏与转动等多个动作,是一个动词,一般是指比较细腻的活计。河泥在

河底,把它拎上来,固然是体力活。但是如何操作长长的捻杆,将河泥捻到捻筲里,更是一件十分细腻的技术活。不要说捻河泥,哪怕就是在摇摇晃晃的赤膊船上,能够稳稳当当地站立在船砣子(船舷)上,也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情,没有点真本事真功夫是根本勿来三(嘉善方言,意为不行)的。脚上的功夫是站稳脚跟,手上的功夫是操作捻杆,其难度丝毫不亚于杂技表演。

记得那时,“白脚杆”(农村方言中指不会做农活的城里人)的我,既不会做农活,也没有强壮的体魄,没有资格去做捻河泥这种技术型的体力农活。出于好奇,我曾到捻河泥的赤膊船上去体验了一番。站在船砣子上,在老农的指点下捻了捻河泥,不仅差一点滑到河里去,而且即使老农已经捻好了的河泥,我握着捻杆也拎不上来。

赤膊船在河中央,人站在船砣子上捻河泥,船随人站立的方向倾斜,倾斜的角度有三四十度,船砣子几乎贴近河面,大有倾翻之势,怕兮兮的。我站在赤膊船上,看着老农手握长长的捻杆,就像手握机械臂上的操作杆一样,稳稳当当地站在船砣子上,一会儿拉开,一会儿合拢;一会儿朝这个方向拉开又合拢,一会儿又朝另一个方向拉开又合拢,一会儿还目视远方,仿佛在思索些什么……突然,老农合拢捻杆,双手交替拎起捻杆,将捻筲拎出水面,拎到船舱上,松开捻夹,黑乎乎的河泥“哗”的一声倾泻入舱。虽然捻的是脏兮兮的水河泥,但是老农做的活却是干净利落,一气呵成,没有一点点拖泥带水。捻河泥,一推一拉,一合一放,反反复复,捻筲里有没有夹牢河泥,夹牢了多少河泥,眼睛是看不到的,耳朵也是听不见的,全凭老农手上的感觉,即手感。这种功夫,就像中医搭脉(把脉),全凭意念,全凭经验,全靠积累,绝非一日之功。

等到船舱里装满了黑乎乎的河泥,把船摇到岸边,搁起长长的挑板,架起了从船舱到岸上的独木通道,就可以挑河泥了。乌黑发亮的半流质状的河泥,落在地上很滑,极易滑倒。因此,挑河泥的挑板上常常会绑上稻草防滑。

捻河泥,偶尔也会有意外收获,如捻河泥时捻上来一些螺蛳、蚬子、泥鳅、小鱼等。河泥是农家宝,曾有老农说“人要补桂圆,田要补河泥”。河泥不仅肥力足,而且能够增加通透性,防止土壤板结,被誉为“乌金子”。强壮的男劳力用扁担和粪桶挑河泥,踏在长长软软的走起来悠悠发(音,方言中指有弹性)的挑板上,一担一担地将沉重的水河泥从船上挑到岸上,挑到田里,或搞小塘泥、或浇麦田,或直接倒入白田(没有农作物的冬季休耕田地)里。用水河泥搞小塘泥,是为下一年春播备耕。在田角落,挖一个四方形的浅坑,用挖出来的泥土堆砌在四周,形成一个高出地面的深坑。将农户猪圈里的猪灰(猪粪)倒入坑中,以一层猪灰一层河泥的方式,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堆成蒙古包似的黑乎乎的泥包包,成为下一年春耕的宝贵肥料。

水河泥浇麦田,是现浇。妇女劳力将男劳力挑来的水河泥,用粪勺一勺一勺地舀出来,直接泼洒在拷过了麦泥的麦田里。厚厚的水河泥,就像棉被覆盖在麦苗上,施肥又保暖。记得那时我和娘娘家(农村方言中对已婚妇女的昵称)一起做浇水河泥的农活。看到挑河泥的男壮劳力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嘴巴里喘着大气,头上冒着热气,我很是眼热(羡慕),无奈自己没有这副好身板。面对挑来的一担水河

■张战国

泥,我也曾去尝试了一下。扁担压在肩膀上,犹如泰山压顶,我站也站不起来,即使咬紧了牙关,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也无济于事。满满两大桶水河泥,毛估估也有一百多公斤重,这哪是我这个未成年的小知青所能担当的。正如老农所言,捻得了河泥,挑得起水河泥,才算得上是正劳力(全劳力)。

相比之下,拷麦泥确实轻松了不少。妇女劳力、刚下乡的知青和刚刚开始学做农活的潮涖头(十四五岁的大孩子),都是拷麦泥的主力军,男的正劳力一般是不会去拷麦泥的。拷麦泥,虽然劳作简单,属于轻农活,但在广阔天地里,没有不劳而获,只有“粒粒皆辛苦”。

隆冬时节,草木萧疏,屋檐上挂着冰凌,田野里朔风凛冽,吹在脸上如刀割,吹在身上能钻进骨头里……老底子生活清贫,物资匮乏,没有羽绒服,也没有滑雪衫,能够有一身厚厚的棉衣、棉帽、棉鞋、围巾、手套和秋裤,就已经算蛮考究了。即便如此,也依然躲不过耳朵、脸颊和手脚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冻疮与麻木。

拷麦泥,从出工到上岸(收工),衣帽鞋可以是干干净净的,不像耘稻那么邋邋遢遢,也不像工场上打稻(脱粒)扬谷那样尘土飞扬……因此,做拷麦泥的活时,记得大家一般都穿得蛮清爽,除了扛在肩膀上的铁搭以外,丝毫看不出是去做农活的模样。尤其是年轻姑娘,甚至穿着花棉袄,漂漂亮亮,开开心心,与出门做客入几乎无异。广袤的田野上,呼呼响的西北风,钻心刺骨,说话牙齿也打相当(方言,意为打架,指哆嗦)。但在“三个女人一台戏”中拷麦泥,冒着热气的嘴巴,喋喋不休,话语不断,笑声不停,总是开心的。麦田里,说说笑笑乐哈哈,嘻嘻哈哈寻开心,寒冷被忘却,艰辛也被抛在了脑后。生了冻疮的姑娘,犹如“高原红”的脸蛋,像涂了胭脂似的,欢笑中宛如绽放的玫瑰,一脸朴实的美艳,和这片田野一样充满希望。尤其是那些临近嫁期的姑娘,更像是羞答答的玫瑰,越来越一带一带的方言,意为好看漂亮)。被称为“娘娘家”的妇女们,临近年底了,更是家长里短的话语多,简直就像清晨茶馆里那样闹猛。如,年夜饭怎么烧,大年初几回娘家,东家要娶新娘子,西家要嫁闺女,这一年分红能分多少,新年准备做什么颜色的新衣裳,压岁钱准备包多少……年末了,村里家家户户事情多,需要娘娘家操劳的家务事实太多了。一人一垅拷麦泥聊天,在呼啸的西北风中,时而也会听不清,更有碍说悄悄话,于是干脆两人一垅,挤在一起闹猛,进度也快,说话更方便。有时说到得意忘形时,甚至停下了手中的农活,撑起铁搭柄聊了起来。碰巧,被路过的生产队长看到了,少不了要挨批。

拷麦泥,人多,结伴做农活,闹猛胜过了寒冷,开心压倒了凛冽,说不完的农事、家事与年事,清爽又开心的劳动,姑娘们也少不了一边做农活一边哼哼曲子……

捻河泥,人少,一条船上一般也就一两个人而已,在风吹浪打的河面上,西北风,呼呼响,赤膊船上,捻呀,捻呀,捻河泥……潜心做农活,匠心有手感,为了这片希望的田野,为了大地的丰收,街根香烟,眺望远方,自得其乐……

三九严寒,天寒地冻。拷麦泥,鼻青脸肿也开心;捻河泥,赤膊船上显身手;挑河泥,硬碰硬的正劳力……广阔的天地,希望的田野,那是一代人的曾经与记忆。

嘉善元素

西塘,一座生活着的千年古镇。它于摇橹的光影中记录着江南水乡的柔美,于时光的更迭中镌刻了岁月的印记。在这里,除了有小桥、流水、白墙黛瓦,还有许许多多关于这座古镇独特的记忆,位于古镇西街的纽扣博物馆便是其中之一。

西塘古镇里的纽扣博物馆收藏了从汉代到现代的千余种纽扣,质地囊括了玉、宝石、珍珠、玛瑙、钻石、贝壳、牛角、象牙、骨、竹、布、革、水晶、不锈钢等30多种。这里既保存了最古老质朴的贝壳纽扣,也展示了华丽精美的饰物类扣子,此外还以实物、图片等形式诉说着纽扣的历史与变迁。

置身于纽扣博物馆,你可以跟随非遗传承人去感受传统纽扣的制作技艺。贝壳纽扣是我国第一代专业纽扣,其原材料取自于江南水乡西塘的蚌壳。观摩现场,只见工匠师傅用脚踏手磨方式进行操作,从贝壳上冲出毛坯,再到成形、打磨、压花、钻孔、抛光等多道工序,只有经历了一道道“磨磨”才能最终打磨出一粒粒晶莹剔透、闪烁着珍珠一样光泽的纽扣。如果说,观看贝壳纽扣的制作主要是靠眼睛,那么盘扣制作的体验过程则需要眼睛和手的协调与配合。盘扣虽然看起来很小,但用到的布料就要好几米,布料很重要,要在木尺上按照固定尺寸折出花瓣、花朵的形状,有时还要结合镊子把布料盘成想要的形状……这种“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更能让游人静下心来感受古镇的慢时光。

西塘是全国著名的纽扣之乡,有人统计过,全世界每个人身上平均有7至8颗纽扣产自西塘,手工盘扣作为纽扣的代表之一,它也被称为盘纽,或者纽结、纽襻。盘扣作为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可以用来固定衣襟或装饰。如今,盘扣在非遗传承人的妙手生花下,还衍生出了盘扣艺术画、盘扣书签、

盘扣饰品,以及用盘扣装饰的各种手提包等百余种产品。

就盘扣画而言,它更是将艺术与传统有机融合、相互杂糅,在方寸之间表达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遐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盘扣画《老鼠娶亲》,是纽扣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于2020年(农历鼠年)在西塘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文化顾问韩金梅老师指导下,根据民间故事创作完成的。该作品呈现的是老鼠娶着人们嫁女的仪式,撑着高脚灯笼,扛着大红彩旗,抬着精致花轿,吹吹打打送新娘的场景,其画面构图生动活泼、热闹非凡。

“老鼠娶亲”民俗,它是旧时民间的一种过年民俗,是在除夕和正月举行的祭鼠活动,也称“老鼠嫁女”。“老鼠娶亲”的具体日期有多种说法,因地而异,除了除夕和元宵节的说法,有的地区是在大年初一,有的地区是在正月初七,有的地区是在正月初十等,全国各地不仅“老鼠娶亲”的日期不一,形式也不一样。鲁迅先生曾在《朝花夕拾》之《狗·猫·鼠》一文中提到“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

近年来,随着文旅融合的不断深入,西塘的盘扣画也逐渐走出乡间、走向外面的世界。2021年6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西塘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员工自行设计和制作了50幅风格各异的盘扣画,采用盘、编、填、嵌、缝、拼、叠、染、沾等手法,借助中国画构图、中国书法、京剧脸谱等方式,对西塘原有的盘扣制作进行了创新和延伸,比如将盘扣画与中国画构图、中国书法技巧融入创作之中,让多元文化元素相互融合、相互碰撞,传达一种崭新的艺术境界,使其具有一定的现代装饰和审美价值。



今年上半年,西塘古镇景区盘扣画创作小组又加班加点地赶制了百件盘扣画作品,并于6月份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非遗学田野教学基地成立仪式上进行了展示。这些盘扣画展现了西塘的桥、长廊、船、房屋等景致,为大家生动展示了水乡古镇西塘的独有特色,其作品都是由韩金梅老师设计并指导。

手工盘扣既是一门手艺,也是一种文化,它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为了能让学生们更好地了解家乡的特色文化,嘉善县大舜小学创设了“姐姐盘扣工作坊”和《姐姐盘扣》拓展课程,通过让学生们了解盘扣的历史、种类、制作和应用等知识,扩大盘